

開放文學 – 漢文樂園 – 宇宙浪子
第六十九回 羯胡事主終無賴

當衣紅等人正與大法王在深海相持時，那巨靈變成嬰兒，附身在杏姑體內的若夢才驚醒過來。她還記得都天寶籙的那一段，是這個嬰兒令她心懷不滿，暗恨昊天無情，一個不知人事的嬰兒，能犯什麼大罪？這時，嬰兒拉一拉若夢，跳進她的懷裡，立刻就旋起一陣狂風，衝出海底，踏上雲端。但見海天一碧，罡風徐徐，令人心曠神怡。若夢看看自己，不解地說：「奇怪！我怎麼不是我呀！」

嬰兒說：「妳本是靈體，不得不依附在別人肉體上，暫時委屈一下吧！」

若夢更不解了，問：「這是怎麼一回事？」

嬰兒說：「若夢姐，不瞞妳說，昊天失德，把我囚禁在都天寶籙中。如非仙姐相助，我可能終生難見天日。」

若夢大驚：「怎麼？我們離開天庭了？」

嬰兒說：「不是我們離開，是昊天把我們逐放人間了！」

若夢急得哭了起來：「那怎麼辦？我近千年的修為都化為烏有了！」

嬰兒安慰道：「別擔心！一切有我在！我的神通不比昊天差！」

「我追求的不是神通，我只希望平安幸福！」

「都天寶籙中有什麼平安幸福？妳能夠自由戀愛嗎？妳有人權嗎？」

「你說的我不懂，什麼叫自由戀愛？」

「唉！連這個都不懂，豈不是白活了？」

「為什麼？」

「為什麼？妳出生太早了，今世女權覺醒，性解放運動成功了！你想愛誰就愛誰，要怎麼愛就怎麼愛！人人都是神仙，連修都不必修就成神仙了！」

「不可能！我們要吃盡千辛萬苦，要煉化三尸，要渡劫過關，要淨化元神……千百年還不見得修得成！」

「那是過去愚昧的方法，今天科學昌明，只要有錢，人人能騰雲駕霧，人人長生不老，人人花天酒地，還要修什麼樣的仙？」

「我不相信，師父曾說人具有野獸的根性，不化盡惡質不能成道。」

「那是你師父太笨，沒有上過大學。」

「可是我師姐也那樣說。」

「妳師姐也笨！」

「那我不是更笨了嗎？」

「放心，跟著我妳就不笨了。」

「為什麼？」

「妳想想！妳有這麼美妙的身體，為什麼不好好利用一下？」

「怎麼利用？」

「做電影明星呀！做歌星呀！做大老闆的小老婆呀！」

「那有麼好處？」

「我問妳，什麼叫笨？」

「笨？笨就是笨嘛！」

「全世界百分之九十九的人都喜歡的事，一定不是壞事吧？」

「當然不是！」

「跟這百分之九十九的人一樣，就不可能笨吧？」

「當然不笨！」

「所以我說妳不笨呀！我讓妳成為全世界都喜歡的對象，多好！」

「那我該怎麼辦？」

「聽我的就行。」

「那你說吧！」

「首先，我們要找個地方休息一下，等我恢復神通就可以幫妳了。」

「怎麼幫法？」

「讓妳做一個百分之百的女人呀！」

「什麼百分之百的女人？」

「妳總是女人吧？」

「當然。」

「妳總有女人的需要吧？」

「當然。」

「那就該好好利用呀！」

「那有什麼好處？」

「急什麼？到時候妳就知道了！」

「那我們現在去哪裡呢？」

「我知道一個地方，那裡好得很，而且都是聰明人。」

「那去吧！反正我也不想回去了。」

「這樣吧！我變做一個英俊的年輕人，妳扮成我的太太。」

若夢想了想，說：「不好！我就喜歡你這個樣子。」

「那我把妳當媽媽，妳把我當兒子。」

「也不好，你我姐弟相稱好了。」

「要是姐弟相稱，我也太小了，到哪裡都得妳抱著才行。不如我長大一點，比如說六歲吧！保證長相一模一樣。」

若夢同意了，便把嬰兒放在雲端。那嬰兒一搖身，立刻長成一個圓圓胖胖的小孩，粉妝玉琢，可愛非常。

「我們總該有個名字吧？」

「我叫若夢，你就叫若兒！」

「不好！我是東方巨靈，屬木，就叫木中人吧，妳改名叫木中女。」

「這名字不好。」

「別忘了，妳很笨，最好一切聽我的。此去要應對得體，妳只說是從巨木洲慕名而來，任憑主人差遣便是，其他我自會應付。」

待兩人駕雲到了崑崙山，遠遠便見到一個小峰上插了一排迎風招展的大紅旂。木中人按落雲頭，降在一片紅氈鋪地的平台上，見旂上原來是「朱雀洞主」四個燙金篆字。

兩個身著勁裝，精神抖擻的壯漢，面帶笑容即時迎了上來，抱拳道：「兩位可是來參加大會的麼？」

木中女還禮道：「正是，小女子名木中女，這是舍弟木中人，來自巨木洲。」

立刻有人高唱：「巨木洲木中女、木中人駕雲到！」

這唱名是有講究的，來人若無神通法力，便須派員迎接，抵步後另有安排。木氏兄妹自己乘雲而來，必非凡品，自當盛禮相待。

唱聲甫落，便見那山門洞開。兩行高矮略同，衣著一式的武士，徒手抱拳，躬身走到二人面前，唱了個大喏。

又見一隊左右各六人的妙齡少女，手挽花籃，緩步走到武士隊前面。緊接著，絲竹管絃之聲四起。一位身著紅袍，金髮垂肩，瞳藍膚白，玉樹臨風般的中年男士笑盈盈的迎上來，其後尾隨著高高矮矮，老老少少，不下數十人的隊伍。

那紅袍男士彎身抱拳，對二人道：「在下朱仁，有失遠迎。」

若夢久居天庭，這種場面只能算是小巫。但是此刻在巨靈幻化誘導之下，身不由己，心神不定，免不了受寵若驚。忙欠身道：「不敢！不敢！我姐弟等慕名而來，洞主如有任何差遣，敬請吩咐。」

朱仁見二人神光滿面，道行湛深，自是滿心歡喜。但他的落水相法功力非凡，一見二人便略知究裡，再用意識感應，更是心驚。不過正值用人之急，便故作不知，客客氣氣地將二人延入洞內。

前洞已經修葺一新，一高齊穹頂的玉雕屏風，將洞隔成兩進。前進是一大廳，正中為一古色古香的大香爐，左右各有數十張石椅，分成兩列。

朱仁將二人讓至右側上坐，他自己坐在左位，餘人依次坐下。

朱仁隨問：「請恕在下孤陋寡聞，不知巨木洲位於何處？」

若夢不知如何回答，那木中人便說：「姐姐，不能告訴他。」

朱仁說：「為什麼？」

木中人說：「我爸爸會生氣。」

朱仁早就看出這二人都不是世間人，那女郎且係借體，以神通而言，卻是這男孩高出許多。只是這男孩全屬靈體，必有難言之隱。他本想進一步打探二人的底細，但顯然對方有備而來，目前敵我不明，必須小心對付。

朱仁便說：「小弟弟看敝山風景如何？」

木中人嘴一撇，說：「比我們家差多了。」

朱仁說：「人言崑崙天下雄，不會是虛言吧？」

木中人一拉木中女，說：「姐姐！我們還是走吧！他們不是電腦當局的對手。」

朱仁陪笑說：「小弟弟怎麼這樣說？」

木中人說：「要跟電腦比力量，那是穩輸！」

朱仁問：「那該怎麼辦？」

木中人說：「只能比神通！」

朱仁不敢怠慢，忙問：「如何比神通？」

木中人說：「找有神通的人呀！」

朱仁問：「到哪裡去找？」

木中人說：「我們不是來了嗎？但是我們的身份不能透露。」

朱仁知道落了下風，只好說：「那在下能高攀嗎？」

木中人說：「給我們一間靜室，到時我們自會替你出力！」

這話惱了後座一位長者，他乾咳了一聲，說：「朱洞主禮賢下士，真真令人敬佩。但一個黃毛小子口出狂言！也未免太過分了！」

木中人眼一抬，問：「你是誰？」

那長者說：「我無名無姓，不會騰雲駕霧，但身份也不能洩漏。」

朱仁忙起立說：「諸位嘉賓初到……」

木中人哪裡忍得了，突然身體暴漲，化做成人模樣，怒斥道：「老小子別說瞎話！有本事讓本尊瞧瞧！」

那長者一動也不動，冷笑說：「我老子的本事給你看了，不就洩了底嗎？」

木中人正想立威，二話不說，指尖一彈，一道細微的紫焰，疾如飛星，直向那長者射去。眼見那紫光破的一聲，就要打中長者的頭顱。那人既不躲避，也未抵擋，只是安如泰山地坐著。

朱仁本待出手相攔，一想這些人均係初到，眼前敵我未明。雖說不可能來此混吃混住，但未必都有出眾的功夫，藉機測試一下也不是壞事。

不料長者半晌未動，旁邊的人過去一推，他居然應手而倒。場中頓時大亂，雪山子飛步過去一探，忙道：「快喚神醫來！」

豈知長者緩緩坐起，哀怨地說：「放心，我死不了的！我老子求死萬載，什麼本事都沒有，偏偏就是死不了！」

木中人大怒，又是一彈擊去，那老者仍是應聲而倒，然後緩緩而起。他嘆了一口氣，說：「看來這次是白來一趟了，玩來玩去還是那一套，一點新鮮招式都沒有！我想盡辦法，連原子彈現場都去過，就是死不了！」

他的話聽得在座諸人毛骨悚然，人之所以怕死，是因為不知死後是何種情況。看到這位老者連求死都不能，那生與死是什麼就更難想像了！

朱仁見老者的確不諳法術，但也真是求死不得，倒是頗為同情。他便向木中人求情：「木大仙請息怒，既是這位長者在此求死，我等皆自認具有莫大神通，何妨會診一番，看究竟是何道理？」

木中人正好藉機下台，他也看出來這老頭很不簡單。以自己的魔光紫焰，千百年來不能說未逢敵手，但是連發兩彈，而且都擊中腦殼，居然還無法使此人斃命！

雪山子便延請長者上坐，長者並不推卻，只是不斷的唉聲嘆氣。

朱仁便問：「老先生如何稱呼？」

老者說：「要稱呼我容易，叫我老不死就是！」

朱仁納悶道：「老不死，那不是罵人嗎？」

老不死說：「罵罵又算什麼？千年萬載以來，我一直被人罵做老不死，結果一語成讖，果真死不了。」

朱仁問：「千年萬載以來？老先生有多大歲數了？」

老不死說：「多大歲數有什麼差別？問題在我沒有感覺，不痛、不癢、不麻、不煩、不知羞、不知恥，只是活著等死！」

朱仁說：「怎麼可能？如果把你打得皮開肉綻呢？」

老不死苦笑道：「我斷過手，癩過腳，連藥都不必吃，你看我還不是好好的！」

眾人莫不嘖嘖稱奇，鈴木小次郎立刻上前東看看，西摸摸，最後滿意地說：「好極了！你這個種太好了，我買你的基因，要多少貝幣？」

老不死說：「多少錢都賣！可是，這年頭錢又有什麼用呢？」

鈴木小次郎的工程師鶴見知右說：「恭喜洞主，你不是要打倒電腦聯盟嗎？」

朱仁說：「是的，請問有何高見？」

鶴見知右說：「我們有基因移植技術，只要把這位老不死先生的基因培植成千千萬萬個都不死，電腦忙都會忙死了。」

老不死說：「沒用的，這個世界上像我這種人已經夠多了。」

朱仁想想，說：「如果當局把這些人都送到金星監獄去呢？」

老不死：「那金星監獄也會爆掉！」

朱仁搖搖頭說：「那不行，金星是我的地盤，全靠人死來控制。」

雪山子見這樣糾纏不清，沒個了局，便說：「既然這樣，還請老不死老先生把守死門，等電腦當局大軍到來時，挫挫他們的銳氣。」

木中人自恃神通，不料連個老不死都奈何不了，臉上頓無光彩。

朱仁安慰道：「木大仙有所不知，人間本無事，生死只是個循環。人要生存，要生存就得學習，學會了才能生存。可是環境不斷在變，人學會了卻不願改變，所以要死。大概就是這種老不死太多了，人間已經走了樣，你那些神通法力難免使不上力了。」

木中人身體還沒有復原，見朱仁緩頰，立刻恢復孩童的模樣。說：「或許吧！不過我需要休養三個對時，快給我找個靜室吧！管他老不死死不死得了。」

朱仁便請木中人姐弟進駐傷門，在裡面臨時闢了一間靜室。

還未安排妥當，門外又有爭吵之聲。雪山子走出去一看，原來是運機器人的飛船到了，迎賓的馬哈迪堅拒他們下地。

馬哈迪一見雪山子，就訴苦說：「洞主有令，我們只歡迎高人，這小子運來一批機器人，有什麼屁用？」

那飛船上一個禿髮青年探頭說：「機器人又怎樣？比自然人強多了！」

雪山子只好走過去，對青年說：「朋友，我們在此商討大事，不需要機器人。」

青年說：「你們不是要推翻電腦嗎？」

「不錯！可是機器人有什麼用？」

「這你就不懂了，我這些機器人抵得上千軍萬馬。」

「我相信，可是電腦當局有億萬個機器人！」

「所以，你們沒有機器人，怎麼和他們抗衡？」

「難道你的機器人能夠抵抗？」

青年得意地說：「那當然，不然我來做什麼？」

雪山子便對馬哈迪說：「好吧，先把這些機器人安排在一邊，等會再說。」

那人高興地伸出手來，說：「我叫安得生，人稱機器人之父。」

雪山子一楞，他久聞安得生之名，沒想到是個青年：「安得生？是在二〇一五年奪得世界大賽冠軍的安得生？」

安得生不好意思地笑笑，說：「是的，不過我喜歡年輕，所以全身翻修了。」

雪山子大喜，用力握著手，說：「我叫雪山子，三十多年前我們有一項重大的工程，想請您協助。可是你們公司一口回絕了，沒想到今天在這裡見到您。」

安得生詫異地問：「我們回絕了？不可能吧？有生意上門我們會不做？」

雪山子說：「千真萬確。」

「是哪一件工程？」

雪山子向前一指：「就是那座山，西邊二百公里處的移山工程。」

「啊！」安得生想了想，眼神一亮：「我記起來了，那是在一七年，有一個中國人說要挖金礦，是吧？」

雪山子說：「實際上我們是要改變中國大陸的氣候環境，因為喜馬拉雅山不斷被印度地殼擠壓，地勢越來越高，水蒸氣無法到達內陸。我們以開礦為名目，實際上是要炸出一個風口，所以需要大量的機器人。」

安得生說：「正因如此，我們回絕了這筆生意。」

雪山子說：「為什麼？」

安得生說：「中國強大了，對我們有什麼好處？」

雪山子說：「至少對很多窮困的國家有好處，在二〇年代中國境內雨水充足，印度半島洪水的威脅也減輕了。」

安得生說：「現在還談這些做什麼？一切都是電腦的天下了！」

雪山子頗為感慨：「不錯！安得生博士，我們還是進去共商大計吧！」

安得生說：「不看看我們最新一代的機器人？」

雪山子說：「不急，我相信您的技術，這些年來一定更具智能！裡面還有不少朋友，讓我為您引見引見。」

安得生帶來二十個機器人，清一色箱型履帶的重型裝備，高可及人。其實不需要人安頓，它們像一個鐵甲部隊，早已整齊齊地自動排好。

雪山子把安得生請進朱雀洞，朱仁得報已在門口迎迓，雙方寒暄一番，進入客廳，賓主分坐。

雪山子向在座客人介紹道：「安得生博士是全世界公認的機器人專家，電腦當局就是採用他的技術，再用分子工程技術，大量生產御用機器人。」

安得生感慨地說：「早知今日，何必當初？電腦當局所採用的都是我二〇年代的設計，我已經改良到第十二代了，當局不但不肯採用，還禁止我繼續研究。」

朱仁問：「機器人還要改進嗎？」

安得生說：「人類在進步，機器人也一樣！」

「機器人加電腦，還有什麼可以進步的？」

「你知道機器人的發展史吧？」

「不清楚。」

「那我只好班門弄斧了，最基本的機器人理念相當於遠古的手推車，後來屢經改進，增加了動力、控制、感應等裝備，最終輔以智能，遂有今天。」

「一九四二年，美國科幻作家艾西摩夫在他的小說中，曾提出機器人三原則：一、機器人不能加害人類。二、在不違背前述條

件下，機器人必須服從人類指揮。三、在不違背前二項之下，機器人必須保護自己的生存。

「本世紀初，機器人的發展一日千里。日本以工業生產及家電用器出發，取得了很輝煌的成果，幾佔八成的市場。但是基於日本右翼勢力的蠢動，一旦日本經濟衰退，社會動亂，右翼軍人執政的結果，軍國主義者很可能會讓機器人工業改弦易轍，轉而大量生產不怕痛、不會死的機器人軍隊。

「美國的研究本來一直停留在實驗室和校園中，後來不得已急起直追，終於在二〇〇五年，麻省理工學院智慧型機器人開發成功，製造出自動駕駛的交通工具上市。同時藉助分子工程的突破，一舉超過日本，機器人工業遂成為經濟的主力。

「然而，前面所說的那三條原則很難真正實現，比如說機器人不能傷害人類，那麼駕駛時，萬一出了車禍等意外，人類的傷害要如何定義，如何處理？

「所以，我提出一個新的觀念，我認為在一個社會上，傻瓜和神經病一樣危險，甚至猶有過之。因為神經病還可以事先提防，以避免禍端，傻瓜則不然，事情發生了，連責任都難以釐清。

「機器人如果有智障，那就更麻煩了。所以我認為應該先著手研究智能，再設計機器人。可惜人工智能的研究一直在死胡同裡打轉，幾十年來西方都沒有突破。在一五年我看到一篇論文，認為人類的行為與認知的概念，無非體、用關係。我再一一印證，發現這個理論完全正確，而且簡單明瞭。

「根據體用的理論，我所設計的機器人可以根據感官辨識得知『體』，再以常識中的『用』建一對照表，作為指令。所以在那年的世界大賽中，一下子就擊敗上千位第一流的參賽者，奪得冠軍。

「雖然電腦當局採用了我的方案，但是幾十年來，那些機器人看起來笨拙得可憐。我一再建議當局，但不被接受，所以我一聽到你們反抗當局的義舉，就帶了最有智慧的二十台機器人來，加入你們的行列，以與當局一較高下！」

安得生的長篇大論，一口氣終於說完了，他得意地望著眾人，想知道反應如何。

朱仁說：「好極了！可是你的機器人和當局的舊型機器人，除了你說的智慧之外，還有什麼分別呢？」

安得生說：「我只要舉一個例子就夠了，這些機器人能策反當局的機器人。」

朱仁眼睛一亮：「真的？你試過？」

安得生說：「當然，因為當局很笨，只是一再複製。我當年所設計的代碼，到今天還一模一樣！所以很容易控制。」

朱仁大喜過望，說：「好極了，瓦解了當局的武裝，就沒有後顧之憂了。」

安得生說：「這樣吧，我來試一試，你們這裡有沒有機器人？」

朱仁說：「當然有，是從金星調來的，也就是當局的原型機。」

安得生說：「那我就演示演示給各位助興。」

朱仁叫人調來三個機器人，這種機器人專做粗活，所以沒有花巧的外表，還是個機器樣，只是在預設狀況下，能夠自動工作。

大家陸續走到門外平台上，那片平台約有畝許大小，其下白雪皚皚，一個呈六十度的斜坡，直沒入峻峭起伏的巖嶽之間。

這座山脈是西邊崑崙山的分支，朝東連綿數十公里後，便消失在彎轉的群山中。南北另有兩座高山平行，雪線在三千公尺左右，其上雲天相接，迷茫一片。其下蒼黑雜駁，稜角錯綜，漸漸湮沒在深淵裡。

平常這裡溫度甚低，此刻在朱仁的禁制下，眾人只感到和風習習，衣襟微揚。如果有閒情逸致，仰觀天際之一白，俯瞰群山之雄偉，定必雅興盡飛。

朱仁吩咐把三個機器人放在中央，各別設定了工作程序，然後開始運作。

也沒見安得生有什麼動作，就有一個箱型機器人由履帶驅動著，巡行到安得生面前，說：「主人有什麼吩咐？」

安得生說：「把這三台機器人帶回去，叫他們站在那邊不要動。」

箱型機器人回身向那三台機器人一瞪眼，果然，三台機器立刻放下手邊的工作，走到那排箱型機器人的右側，一動也不動地站在那裡。

安得生對朱仁的助手說：「你們試試看現在機器人聽不聽話？」

朱仁的手下一個個瞪大眼睛，簡直無法置信，平素支配這些機器人，都必須根據固定的手續下達指令，一個錯誤就得重新來過。現在，不論他們怎樣調整，三個機器人就像故障了一般，完全不接受指揮。

安得生又說：「現在，我叫它們做什麼，它們就做什麼。」

朱仁帶頭鼓掌，微笑說：「不必了，大家快謝謝安得生博士！」全場響起了熱烈的掌聲，歷久不歇。

朱仁下令宴客，在平台上搭起罩棚，張燈結綵，席開四桌。

正當眾賓歡聚，杯觥交錯之際，突然一陣陣鬼哭神嚎般的叫聲，隱隱由地底傳來。

新十字軍總司令克魯茲早就想表現一番，只苦於沒有機會。這時聽那幽幽的呼聲，立即站起來，說：「諸位小心，這是魔鬼發出的聲音！」

眾人聞言，都屏息靜聽，那聲音時而淒楚哀怨，時而激厲昂烈。細細聽去，彷彿來自山下，四面八方如有無數惡鬼環伺，作勢欲噬。

鈴木小次郎笑道：「各位心虛了，那是山風。」

話剛說完，就聞一聲長長的嘆息，不由得眾人全身起了雞皮疙瘩。

「我的兒啊！你死得好慘啊！」又是一聲刺耳的哭聲。

鈴木小次郎很不是味道，乍著膽子大叫：「什麼鬼！給我出來！」

「我的兒啊！娘被關在這裡，出不來呀！」

朱仁這才恍然，忙對雪山子說：「罪過！罪過！我把都陽十一鬼給忘了。」

鈴木小次郎問：「什麼十一鬼？」

朱仁對雪山子說：「快放他們出來。」

雪山子搖頭說：「萬萬不可，貴賓在此，萬一……」

朱仁打斷他：「不必擔心，一切有我在。」

雪山子面有難色，見朱仁堅決的樣子，只得去了。

朱仁解釋道：「是十一位好漢，他們自稱都陽十一鬼。來時和我鬥法，被我關在驚門裡，大概現在才走出陣來！」

鈴木小次郎懷疑地問：「什麼關在驚門？」

朱仁說：「本洞是道家七十二洞天之一，朱雀洞。洞中有奇門遁甲的……」

「奇門遁甲？」鈴木小次郎叫起來。

「是的！奇門遁甲！」朱仁微笑說。

「真有這種東西？是傳說吧？」鶴見知右問。

「在我國，號稱懂得奇門遁甲的人不少，都是假的。」鈴木小次郎補充道。

「我這裡是真的。」

「能見識一下嗎？」

「當然可以，等用完餐，我帶各位參觀參觀。」

話未說完，雪山子已領著十一鬼走出洞來。

那不是人本就是魑魅魍魎，這回在驚門中歷經險難，一條魂只剩下半條。他一見到朱仁，也不管眾目睽睽，膝一曲頭便叩了去。

他這一叩，後面那條奇怪的長龍，也都撲通一聲跪倒。

十一鬼異口同聲，像經過排演一般：「朱洞主，我等今生今世，永為奴隸，敬請收錄門下是幸。」

朱仁笑笑，吩咐手下：「再擺一桌，給朱雀十一傑壓驚！」然後對不是人說：「怎麼樣？那只是驚門，還有七門。」

不是人叩頭如搗蒜：「洞主別開玩笑了！」

朱仁說：「不是開玩笑，一洞比一洞厲害。」

不是人顫聲道：「小的們一生不知驚嚇了多少人，沒想到這次真被嚇壞了。」

朱仁說：「有那麼可怕嗎？」

不是人餘悸猶存：「可怕！……不！不可怕……」

十一鬼起身後瑟瑟縮縮地擠在一堆，眾人見一個個鬼模鬼樣，也不知是被鬼驚嚇的，還是本來就是這副德性。

於是大家重整杯盤，再拾前歡。一頓酒直喝到天色昏黑，朱仁吩咐將景門打開，機關撤去，改作眾人休息處所。

到了三日這一天，洞中各路英豪群集，已有五六十人。洞內空間本來不足，而洞前平台早已不敷使用，光是一排機器人就佔了一大片地方。朱仁考慮再三，決定在將平台向下削去十公尺，再闢出一倍大的空間。

他把雪山子叫來，下令開山。

這時雲淡風輕，朝陽普照，雪山一白，群峰閃著金色的光芒。雪山子一出來就背東而立，聞言後思考片刻，建議說：「只剩下一天的時間，待做的事堆積如山。地方小就小一點，反正過了明天就沒事了。」

朱仁說：「這事交給機器人就好，安得生計算過，三個小時就弄好了。」

雪山子說：「不可能，起碼要三天！」

朱仁說：「怎麼會差那麼多？」

雪山子說：「我不騙你，我有經驗，這裡的石層屬於花崗岩，而且是一體成型，比一般土方難挖得多。還有挖出來的上千噸的碎石，要怎麼運走？」

朱仁說：「別忘了我們還有神通呀！」

雪山子說：「神通，你那神通驚天動地，到時萬山響應，引起雪崩可不得了。」

朱仁說：「雪崩？放心！我早用神通禁制住了！」

安得生走過來說：「雪山子說得對，是我估計錯了。」

朱仁驚訝地問雪山子：「你倒像很有經驗似的，你開過山？」

雪山子說：「豈止開過！我們把數萬畝的山脈都剷平了。」

安得生點頭說：「我知道那件事，的確是了不起的工程。」

朱仁問：「為什麼要把山剷平？」

雪山子遙望西天，神思已遁回過去，他臉上泛出得意的光彩，喃喃地說：「這事我知道的也不多，已經三十幾年了。記得那位孤傲山主仇峰吧？他負責這個計劃，我是他的助理。我們動員了一千多人，上萬部的機器人。」雪山子看了安得生一眼，繼續說：「那時安得生博士不肯幫忙……」

安得生忙打斷說：「不是不肯，是我們政府不允許。」

雪山子說：「總之，我們忙到二〇一七年，把克什米爾與中國交界的喀拉崑崙山剷開了一個缺口，讓印度洋的潮濕空氣進入塔里木盆地！」

朱仁說：「難怪你要住在這裡！」

雪山子說：「沒錯，我和另外幾位同事奉命在附近山區留守，以便觀測生態及地形的變化。沒想到電腦時代驟然來臨，我也懶得回去了。」

朱仁問：「有多大的缺口？」

雪山子說：「有一千公尺高，十公里寬，五十公里長。」

朱仁咋舌說：「那不是有上億萬公噸的土方嗎？」

雪山子說：「這是最棘手的問題，因為那都是完美的花崗岩，有人主張填海，有人主張用作國界的屏障，也有人說專賣石材，不一而足。」

朱仁說：「結果你們怎麼處理？」

雪山子說：「那是另一個計劃，聽說是當作人造衛星，送上同步軌道去了。」

朱仁說：「人造衛星？那我們應該看得到呀！」

雪山子說：「沒有那麼簡單，我們老闆非常神秘，有人說他是外太空人。」

朱仁說：「外太空人？」

雪山子說：「當然不是，我見過他，矮矮小小的，不起眼，但絕不是外太空人。」

朱仁忘不了那土方：「那衛星呢？」

雪山子說：「我們老闆很有錢，最初大家都以為他想開採金礦，後來看看又不像。因為我們挖掘到不少貴重的稀有礦苗，非常值得開採。但是我們老闆只是輕描淡寫地交給下屬的開礦公司負責，好像不怎麼關心。」

安得生插口說：「我記得這件事，為了礦權的問題，印度、巴基斯坦和中國幾乎鬧上國際仲裁法庭。」

雪山子說：「豈止？還有阿富汗、俄國。」

「聽說當時環保組織群起反對。」

「不僅反對，簡直可以說群起圍攻！」

「可是結果不了了之。」

「我們老闆手段高強，全都擺平了。」

「我非常好奇，怎麼解決的呢？」

「那我就知道了，聽說最主要的理由是，因為喜馬拉雅山在印度板塊的推擠下，升高的速度越來越快。上世紀的調查一年只上升十幾公分，後來由於衛星測量技術精密，才發現竟高達六十公分，以致大氣循環不良，全球氣候劇變。中國大陸十年乾旱，沙漠化的速度達到每年百分之五。而歐美洲則洪澇年年，災情慘重。」

朱仁對氣候興趣不大，急著追問：「還是談談那顆衛星吧！」

雪山子說：「據說那才是我們老闆主要的目標。」

朱仁問：「什麼目標？」

雪山子說：「我不清楚，好像是要送人上太空。」

朱仁驚道：「送人上太空？去哪裡？」

雪山子說：「我真的不知道，要是仇峰在就好了，他常參加高層工作會報。當時我只關心自己的工作進度，其他很少過問。」

安得生若有所思：「早知道是外太空移民，我就參加了。」

雪山子說：「是呀，當時若用你新一代的機器人，我們也少吃一點苦！」

安得生嘆道：「人生的機緣往往擦肩而過。」

雪山子安慰他說：「真要談外太空移民，那個時候似乎太早了！」

「未必，二〇一一年美國人已經移民火星了。」

「那只是火星，這是移民太空！」

「理論上是可行的，只要走出第一步，下面就容易了。」

「我記得那時太空旅館風行一時，不知道為什麼後來又無聲無息了。」

「那是因為虛擬實境大行其道，人在家中就可以遍遊八荒。不僅沒有一點危險，而且各種感覺與現場完全一致。請問還有誰肯去旅行？」

朱仁所關心的是平台問題，他又說：「我們能不能也把這些石頭做成衛星呢？」

雪山子說：「沒那麼簡單，光能量消耗就不得了。」

朱仁說：「能量不是問題，其他還有什麼問題？」

雪山子說：「要經過精確的計算，否則上了天，沒有聚集在一起，都成為太空垃圾！尤其現在在電腦監控之下，太空管制得非常嚴密。」

朱仁急著說：「那明天怎麼辦？」

雪山子說：「臨時搭個懸空的浮台吧！」

朱仁不滿意，搖頭說：「那太寒酸了！」

雪山子問：「我們主要的目的是什麼？」

朱仁說：「當然是要讓對方看看顏色！」

雪山子說：「那與平台大小有什麼關係？」

朱仁十分不悅，大聲說：「當然有關係！否則顯不出我們的威風！」

雪山子心裡有數，他與朱仁相處了這麼久，早就知道他控制慾很強，時時想要影響自己。幸而雪山子頗諳趨避之道，表面上儘量順著他，私底下已準備好後路。日前他說以自己的能力尚無法料敵機先並非實話，他實在不願朱仁對他引起戒心。

二人修行的道路不同，雪山子習鍊奇門遁甲極有心得。由推演中，他已知當下對他極為不利。他早就排好遁甲，自己站在正東辰時主位，在地盤上，已居青龍的生門。朱仁一直專練自毀神功，對奇門不過在閒暇時略有涉獵，最多能夠控制洞內各門的變化。完全不知雪山子早有提防，還打算運用意識神功來支配對方。

雪山子仍然不從：「明日之會，非同小可，這荆土的事眼是來不及了。」

朱仁逼視著雪山子，說：「雪山子！我是此間的洞主，你必須聽我的！」

雪山子抗聲道：「這洞是我先發現的，未必就屬於你！」

朱仁怒聲說：「你敢違命？」

雪山子道：「你要對抗當局，我在朋友立場好意幫你，有什麼違命之說？」

朱仁大驚，居然意識力失效了！他不假思索，即時施展自毀神功，臉上紅光一閃，喝道：「大膽！是不是要我今天拿你祭旗？」

雪山子立時感到神思恍惚，知道再不脫身，將後悔無及。他向後退了幾步，雙腳已踩在平台的邊沿，厲聲說：「朱仁，像你這樣絕情絕義，忠言逆耳，只怕會落得眾叛親離的下場！朱雀洞暫時讓給你，我先去了！」

說罷，雪山子往後縱身一跳，霎時無影無蹤。

朱仁正發功相逼，見狀已不及阻攔。

安得生不知究裡，見二人只交談了幾句，朱仁怒氣沖天，身上紅光燦然。而雪山子說去就去，山高峰險，這樣跳下去豈有生理？

安得生急得大叫：「快來人哪！有人掉下去了！」

朱仁餘怒未平，大喝：「讓他去！死不了的！」

安得生說：「怎麼死不了？冷都要冷死！」

朱仁懶得理他，大踏步回洞去了。

等朱仁走了，才有幾個人跑過來，探頭往下一看，積雪在陽光照耀下，光滑如鏡，沒有一點痕跡。眾人原知雪山子道法通玄，這時心領神會，聳聳肩，各自去了。

少了一個雪山子，朱仁才知道準備工作多麼繁瑣。更令他氣餒的是，原本打算仗著雪山子以奇門遁甲禦敵，不料他竟不聽指揮，一言不合就跳下山去了！偏偏自己忙於練功，那樣精妙的奇門遁甲，如今只留下幾座難以駕馭的空門！

為了應付明日的約會，他只好叫安得生搭一座懸於平台週圍的浮台，台上架以天蓬，作為雙方比劃的現場。